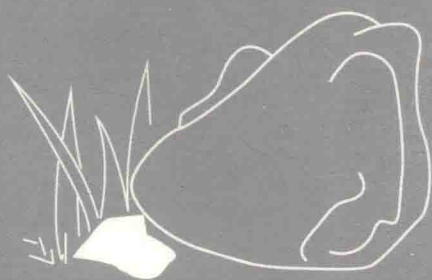


吕新作品系列



吕新 著

我听见青草附近 有大声音



版传媒集团
文艺出版社

我听见青草附近有大声音

吕新／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 太原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听见青草附近有大声音 / 吕新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8.1

(吕新作品系列)

ISBN 978-7-5378-5463-4

I. ①我… II. ①吕…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6348 号

书名: 我听见青草附近
有大声音

著者: 吕 新

策 划: 续小强
责任编辑: 谢 放

项目统筹: 马 峻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印装监制: 巩 璠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真: 0351-5628680

网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销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90mm×1240mm 1/32 字数: 193 千字

印张: 8.75 版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8-5463-4

定价: 38.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目 录

001 我听见青草附近有大声音

078 我们的谷仓

135 白杨木的春天

270 编后记

我听见青草附近有大声音

一

夏天，一个叫五仗的孩子爬到于氏的树上，伸手去摘树上的李子，正是中午，一根树枝忽然断了，孩子从树上掉了下来。坐在不远处打盹的于氏在树枝的断裂声中睁开眼睛，急忙跑过去。当她看到树下那个哭泣的孩子，并确信他的手里既没有李子，也没有吃剩的李核时，不禁又喜又怒地说道：“活该！再让你嘴馋！敢摘老娘的李子？”

孩子从树荫下爬起来，抽泣着向远处的河边跑去。他不敢回家，不敢放声大哭，回去后少不了一顿打，也许还没等他回到家里，于氏先就去了。

二

晚上，这个叫五仗的孩子在家里昏暗的灯光下无缘无故地放声大哭。

他几乎哭了整一个晚上。他的父母一筹莫展，面面相觑。

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想尽了各种办法，仍然不能使孩子的哭声停止下来：他们把他们的手在他的脸前扬起，做出要打他的样子，但他紧闭着眼睛，看都不看；他们说出一一些在他们看来很可怕很邪恶的事物，威胁他，恐吓他，也无济于事。渐渐的，孩子脸上那越来越多的泪水使他们夫妻俩也感到害怕了，他们将不安的目光投向黑暗的窗户，又紧张地环顾着他们的房子。

有一瞬间，处于绝望和呆痴中的女人自以为获得了一个良方，她解开自己的衣服，将那多年闲置不用的奶头塞进孩子的嘴里，她有理由认为这样一来会将孩子的嘴堵住，从而隔断那令人不安的哭声；这样想着的时候，她如获大赦似的喘了一口气，但就在她的脸上那过于紧张的神色刚刚试图要放松一下的时候，孩子放弃了那曾经能给予他安慰的奶头，他将它像吐杏核一样吐了出来，随之很快又继续号哭起来。

女人一下就没办法了。

她刚才做那一切的时候，她的男人已停止了烦躁不安的走动，他仔细地关注着她的一举一动，脸上布满了期待的神色。还真是个好办法呢，他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一招也许最灵。是的，不能说她没有头脑，现在看来，恰恰相反。女人啊，他妈的，关键时刻也不全是水泡。他凑到她的近前，屏声敛气，认真地瞧着。可是。当他看到孩子将那个发黑的乳头像吐杏核一样毫不稀罕地吐出来以后，他的头马上嗡地响了一下，他知道女人的那一点点可怜的意图和努力全都失败了；当那令他发疯的号哭声重新像衰音一样传进他的耳朵里以后，先前的那种关注的神色早已从他的脸上消失不见了，他抬起一只脚，狠狠地在门上踢了一下。

“我还以为是甚的法宝呢。”他烦躁而鄙夷地看了女人一眼，说道，“真没见过你这样的女人，他多大了还要吃奶？两个月？半岁？动不动就把你那稀松耷拉的玩意儿掏出来，掏出来干甚呀？啊？起甚的作用？你以为那是甚？万能胶？甚都能粘住？宝葫芦？要甚就能倒出甚来？”

“你嚷啥？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哄他吗？”女人脸红了，在灯光下看上去，颜色很重。“以前他不是这样的，”她说，“他的嘴只要一叼住奶，马上就不哭了，会很快睡去。”

“那是以前，是他小的时候。”男人说，“这会儿他多大了？再说，你还有奶么？有么？早就没有了，不是么？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么？”

因为是夏天，孩子剃着光头，这会儿，他像一个饱经沧桑的小老头一样坐在那里，伤心无比地哭着。他闭着眼睛，明亮的泪水在他的那张小脸上四处横流，他哭出一身汗，他的父母也都是一身汗。

男人走到女人身边，看了女人一眼，又立即向门口走去。在孩子的哭声里，他看上去如同一只没头的苍蝇，他的一些莫名其妙的动作使女人变得更加不安。女人对他说：

“你别来回走了，德胜，我好头晕。”

男人停下来，望着女人。“不让走，你想让我干啥？啊？”他说。他靠在门上，听到外面似乎在下雨。

女人看了男人一眼，没有说话。不久以后，在孩子的号哭声的掩护下，她也低声抽泣起来。靠在门上的男人没有听到女人的哭声，他是通过她抽搐、耸动的肩头，才判断出她也在哭。于是，他对她说：“你这是干甚？和他比赛吗？凑甚的热闹？”

后来，这个叫德胜的男人打开屋门，向外面走去。外面没有下雨，周围的树叶在风的吹拂下发出沙沙的响声。这个晚上，他不时地从屋里走到外面，向院子里和屋顶上长久地观看、眺望，一些不祥的念头在他的脑子里反反复复地涌起、湮灭，孩子的哭声使他如同变了一个人。屋顶上什么也没有，烟囱里不见炊烟，四周寂静无声。夜风吹过来，他湿漉漉的身上忽然打了一个冷战。他在院子里漫无目的地走了一会儿，然后来到窗前，仔细向里面看。

屋里，孩子还在哭，像一只失控的闹钟。

三

第二天是一个天气晴朗的好日子，孩子早早地穿好衣服，从屋里出来，他一个人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太阳早已升起来了，可他的父母还没有起来，孩子穿衣服的时候，看到他们的睡相如同在搏斗，又像是垂死挣扎。他从炕上往地下跳的时候，发出咚的一声，也没有惊动他们。要是在往常，这个时候他们早就醒了，做饭的做饭，浇菜的浇菜，尖利的呼哨将落在金针上的麻雀吓走，玫瑰在菜园子里举着露珠。

孩子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后，打来一小桶水，掺进一堆土里。小水桶只有一只罐头盒那么大，上面系着手提的铁丝。太阳照在他们的瓦上，窗前亮晃晃的。层层叠叠的瓦，一只鸽子蹲在上面，发出咕噜咕噜的胃痛似的叫声。孩子开始蹲在院墙下捏泥人。这个早晨和所有的早晨一样，不能说多么寂静，远处和近处都有一些声音，孩子只顾捏泥人，只是没有注意罢了。人们都起来了，无论大人还是孩子，每个人都要或多或

少，或大或小地发出一些声音，有的与自己有关，有的与别人有关。

孩子将手中的泥分成均匀的几块，摆在眼前，脑子里渐渐浮现出他的母亲蒸馒头时的情景，她也是这样，将面均匀地分成一块一块的。……我给他们做一盘包子吧。孩子对自己说。他的脚边有一些颜色纷杂的碎玻璃，他捏起一些包进泥里。这时，他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依依上升的炊烟和明亮的火，白茫茫的蒸气弥漫过来，很快就将他罩住了。

不久以后，孩子转过头，他看到屋门开了，他的父亲神色疲倦地从里面慢慢走了出来。父亲形容枯槁，仿佛卖了一夜的力气。孩子的手里握着一团泥——一只包子的雏形——眼睛望着刚刚起来的父亲。做父亲的起初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儿子，他蹲在院墙下显得太小了，很不起眼。父亲仰起头在朝天上看。

天有什么好看的？孩子想。天空里现在什么也没有。

父亲在院子里站了很久，早晨的阳光披挂在他的身上，有一阵子，他闭上了眼睛。孩子一边看着父亲，一边将泥团放在手里揉着，玻璃馅被挤压出来，孩子尖叫了一声。

父亲终于发现了院墙下的孩子。他慢慢地走过来，用一种吃惊的不认识的目光看着自己的孩子。父亲的样子使孩子觉得他异常口渴，又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回去喝水。孩子的一只手很疼，他已经不再使用那些颜色纷杂的玻璃馅了，将它们连泥弃置在一边。现在，在父亲的注视下，他将一只手里握着的一团泥倒到另一只手里；他感到脸上有点儿痒，伸手挠了几下。有一种东西微微地吹拂着他的脸，使他感到很痒，那是父亲的呼吸。

后来，看了一会儿，父亲就对孩子说话了。

“昨晚你怎么了，那么拼命地哭？”父亲看着孩子的脸，轻声问道。

孩子愣了一下。“谁哭了？”孩子说，“你才哭了。”

“还敢说你没哭？”父亲说，“晚上的饭让你闹得都没吃成。我们都以为你在外面见了鬼，中了邪。你到底怎么了？”

“我没哭。”孩子说，“我真的没哭。我从街上回来就睡着了。”

“有甚事你就说么，”父亲说，“做甚非要那么拼命地哭？”

“我真的没哭，谁哭了？”

“你是不是在街上看见甚了？”

“我没看见。”

“五仗，我和你妈都让你折腾怕了。告诉你，以后再不能那么刺激我们了。啊？我们受不了，我们要是让你刺激得有了毛病，变成两个疯子，你还能有甚好结果？难道你愿意和两个疯子天天生活在一起吗？”

“我没有刺激你们，我从街上回来后就睡着了。我也没吃晚饭吗？”

“你在街上，有人惊吓过你吗？”

“没人。”

“经常有人把树皮做的面具戴在头上，那叫‘鬼脸’，你看见了吗？是不是有人用‘鬼脸’恐吓你？他们常躲在一些没人住的烂房子里，你刚从墙外走过，他的头就伸出来了，高一下，低一下，一会儿有，一会儿又没有了。”

孩子摇摇头，吃惊地看着父亲。夏天里“鬼脸”很多，可父亲说的那又是什么？孩子感到自己的身上很热，他蹲在这里

已经半天了，但一直什么也没有捏成。

“既然甚事也没有，那么，你为啥要那么拼命地哭？我不明白。”

“我没哭。我没哭。”

孩子忽然不说话了。父亲的话越说越重。孩子将泥团托在手里，望着父亲从自己的身边离开，又望着他走向门口，消失在门外。过了一会儿，他看到他又回来了，这次他没有在院子里停留，而是直接回到了屋里。孩子悬着的心落了下来，他很怕他再走过来，蹲在这里没完没了地盘问自己。拿什么回答他呀？该说的都说了，他只是不信。他没哭过，他也没有刺激他们。他从街上一回来就睡着了，他们一定是把别人家的哭声听成是自己家的了。他暗自想着。又过了一会儿，他看到母亲也从屋里出来了，她的眼睛下面有一些乌青，像是被人打过。母亲心事重重地走着，似乎没有注意到蹲在院墙下的孩子；孩子正看着她呢。甚叫刺激？那是咋个一回事？很严重很危险吗？孩子眨动眼睛，仿佛要从手里的那团泥上找到一个令他满意而信服的答案。父亲刚才说他不明白自己的孩了昨天晚上为甚要那么拼命地哭，孩子想，有的事情他还不明白呢，比如，昨天晚上他很早就睡了，可他却一口咬定他哭了很久，他哭了吗？

院子里的阴凉在逐渐减少。那凌空突出的屋檐仿佛马失前蹄。

四

上午，有两个女人边说话边走进他们院里，孩子认识其中的一个，三十多岁，穿着很漂亮很干净的衣服，有两条很长很

健壮的腿，因为不会生育，至今没有孩子。一个从河东那边搬到附近不久的傻女人曾关切地问她，难道连一个孩子都没有？她说半个也没有。后来，五仗就听说自己成了她的干儿子，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女人走进院里，看见了蹲在院墙下的孩子。她走过来摸了摸他的头，笑着说：

“五仗，又在捏泥人儿？”

接着，她又吃惊地说：“天气不热呀，你咋一头汗？”

与她一同进来的那个女人对她说：“你摸谁，谁就要出汗，你的手放到哪里，哪里就是湿的。”说罢，很有意味地笑着。这是一个长得很不好看的女人，笑的时候也仍然不好看，孩子以前从未见过，但又觉得这样的人随处可以遇见。在孩子的记忆里，没有几个人能称得上美丽。

“管她呢，”孩子想，“反正她又不是我妈，好看不好看都与我无关，那是她自己的事。”

仿佛一片轻柔的云彩从天上落下，孩子抬起头，他看到一块散发着芳香的手帕为他带来一种凉意；被称为干妈的女人正看着他，眼里流露出亲切与疼爱。她旁边的那个女人呆若木鸡。孩子看着她们从自己身边走开，向屋里走去。不久以后，他听到屋里传来了忽高忽低的说话声。

孩子用一块红色的泥捏了一辆小汽车，他的本意是要体现一种精良和准确，流线、光泽、棱角。捏好以后，他放在手里端详了一阵，发现许多的关键之处不但不太像，而且看上去很窝囊、稀松、歪仄、委顿，像一个无精打采的人，瘫成一堆。看了一会儿后，他握紧拳头，将它揉成一团，开始想象另外一种新的东西。

孩子举着那团泥，第一次感到自己原来也很笨，他很想哭一声。捏个甚呢？什么东西最容易弄好，一捏就成？

.....

大约快临近中午的时候，街门被推开了，一个秃顶的老头轻飘飘地走进院里。老头走路没有声音，像是没有穿鞋，如同一个受潮的纸人一样从外面飘了进来。

那时候，孩子刚刚又捏好一个东西，是一头牛，他小心地将它放在地上，与另外的两头摆在一起，然后神色严峻地观察着。

五

秃顶老头叫陈大褂子，也住在附近一带，他院子里养着鸡，栽着梨树，所有的门窗都蒙着绿纱；有一头无比健壮的大羚羊站在两棵梨树之间的空地上，两只坚硬的带花纹的角弯曲得像两张弓。每逢外出的时候，陈大褂子就骑着大羚羊，翻山越岭，穿村过户。大羚羊很能干，陈大褂子满意极了。

几年前，陈大褂子张罗着为他唯一的儿子成了亲。儿子办喜事的那天，陈大褂子忽然病倒了，待在房里不出来，大羚羊从梨树下离开，来到他的身边，有好事者在它那坚硬弯曲的角上系了一根红布条。大羚羊翘着花白的胡子，慢腾腾地从外面走进来的时候，陈大褂子被吓了一跳，他发出一声沙哑的叫声。

一个有月亮的夜晚，刚刚沉入睡梦中的陈大褂子感到一阵温热由远而近地向他袭来，时令仿佛进入了盛夏……睁开眼后，他看到大羚羊站在地上，它的花白的胡子正无声地在他的

枕边飘拂着。陈大褂子吃了一惊，他不知道大羚羊是怎么进来的，屋门并没有敞开，只有一道细细的透着亮光的缝隙。他扶着它那弯弓似的角坐了起来，大羚羊身上的气息弥漫在屋里。

“出了甚事了？”

他低声说道，似在自言自语，又似在向大羚羊发出询问。他划了一根火柴，看到了大羚羊一双蔚蓝色的眼睛，那稀疏而微翘的胡须使它看上去恍如一位年逾七旬的老人。

“看样子，它比我还要大几岁呢。”陈大褂子疑疑惑惑地想道，“到底大几岁？一岁，五岁？也许咱们同岁哩。”

他披了一件衣服，一手牵着大羚羊来到门口。打开屋门后，借着满院的月色，他惊讶地看到大羚羊正在那两棵梨树之间的空地上安安静静地卧着，看上去睡得很死。眼前的时令也并不是炎热得令人昏昏沉沉的盛夏，而是春天，树上开满了雪白的梨花。

.....

几天以后的一个傍晚，陈大褂子在树下看见了儿子。喜事刚刚过去没多久，儿子看上去比以往更加瘦小了，脸色灰黄，沉默寡言。儿子背靠着发出芳香的梨木，在地上坐下以后，陈大褂子对他说：

“有些事，得说一说。”

“甚事？”儿子说。

“你没睡好？”陈大褂子看着儿子，他发现儿子靠在树干上，眼睛微微合着，鼻孔里出着气，鼻翼在轻轻振动。

“睡好了。”儿子说。

儿子说话的声音很轻。父子之间若不是相距很近，陈大褂子将很难听到儿子在说什么，他的嘴唇似乎都没动。

“你知道，给你娶媳妇儿的钱全是我出的，”陈大褂对儿子说，“你自己一分也没出，对不对？”

“对，”儿子说，“花的都是你多年来的积蓄，我心里有数。”

“你明白就好。”

“就这事？”

“当然不是。不止这些。”陈大褂子说，“我是说，有些事情，你应该知道。”

儿子慢慢地睁开苍白而疲倦的眼睛，满院子飘荡着的梨花的芳香仿佛使他有点儿透不过气来，他张开嘴，深深地呼吸了一下；背后靠着树木很粗糙，但他一点儿生硬的感觉都没有。他坐在满院银色如水的月光里，瘦削，沉默，无声无息，像一个清心寡欲的僧人，他依然用那种轻得几乎要溶化的声音对不远处的那个等着他表态的人说道：

“你想做甚你就做吧，跟我说甚，我没甚可说的。钱是你出的，就算入股，你也是这里面最大的股东，唯一的股东。”

亮莹莹的月光下，陈大褂子笑了。

陈大褂子非常得意，在这件在他看来至关重要的事情上，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战胜了他。凭的是甚？当然是他手中的钱，他那多年的积蓄。它们像活泛的水一样哺育着他，滋养着他，使他能够经久不衰、自由舒展。儿子还年轻。但年轻算个甚，顶什么用？不也照样得乖乖地听他这个老头子的话吗？是的，年龄从来就不说明甚么，姜年轻了不辣，倭瓜年轻了只是一包水，不是吗？关键的时候，只有手中的钱才能够站起来说话，挺身而出，发出悦耳迷人而又无比威严无比重要的声音，战胜一切，支配一切。人活着本身就是一件很玄的事情，有些事情

他不敢多想，懊恼与后怕时常会将一个人击败、打垮，瘫在床上，虽生犹死。

儿子在西边的石灰窑工作，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就走了，从家里动身，路上要翻过两个山岗以后才能到达。他带着一天的干粮和水，他是一个真正的披星戴月的劳动者。只是，他从未看见过劳动的欢乐与意义。他们天不亮就开始点火，察看风向，把石头在火上烤熟烤酥，变成另外一种食物一样的东西。无论白昼还是夜晚，几乎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他们都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沉淀，提炼，积蓄，直至上升，制造出弥天的大雾。

待儿子一走，他的身影无声无息地沉入黑暗的夜色与广袤无边的田野上之后，陈大褂子就像一只猫一样地过来了。

儿媳叫他公爹。他说，不要叫我公爹，不要这么称呼我，难听死了。他对儿媳说，我的真名叫贝贝，陈贝贝，叫我贝贝就行了。

儿媳说，公爹，五六岁的孩子才叫贝贝，你咋能也叫贝贝？

陈大褂子说，谁能让自己长生不老？我从小就叫贝贝，到了一百岁的时候，我也还是叫贝贝。你嫁过来的晚，没赶上认识他，我还有一个哥，他叫宝宝，两年前死了。

他躺在她的身边，一种不可名状的心情连他自己也难以形容。唏嘘，激动，喘息，咳嗽，……隔一会儿就要爬起来抽一阵烟，还让她帮他拿着火柴。他用手拍击她的身体，他喜欢那种来自女人肌肤上的嘹亮的回声。

“我要你听话。”他对她说，“你要是不好好地听我的话，

我就要像砍树一样砍你，说到做到，听见了吗？”

于是，她腾出一只手替他拿着火柴，在他需要的时候就哧的划一下；火柴划亮以后，她用另一只手挡着那光亮，只照他的那张老脸和几根鼠须，不照自己的皮肤。

“叫呀！快叫我！”他不断地催促她，动员她，“叫我贝贝，快叫！我是你的贝贝，怎么不叫呀？快叫我！”

他翻来覆去，搂着她的腰，时而鱼跃，时而猿鸣，忘记了卧在院里两棵梨树之间的大羚羊。他袒露出自己的希望和欢乐，心潮起伏，他想起了距此多年以前的一个银色的月夜。

“啊！人活着，真不知道是咋回事。”

六

陈大褂子一走进院里，首先看到了孩子捏的那些小玩意儿。

“啊！牛！三头健壮的牛，多能干的三头牛呀！比我的大羚羊也不差多少。”他轻飘飘地奔过来，带着一身苔藓的气息站在孩子的旁边，“这要是都能耕地或者拉车该有多好呀！那样一来，你可就成了最年轻的小财主了。”

“从前有一些能人，”他对孩子说，“也是用泥捏各种各样的东西，捏得很像那么回事，有时候用纸剪出各种各样的东西，剪得也很像。捏好剪好以后，嘴里吹一口气，所有那些东西，牛啊马啊，狐狸呀黄鹂呀，就一下子都活了，乱纷纷的闹腾得很厉害，灵活极了。该飞的飞，使劲往高处飞；该跑的跑；该叫的就拉长声音叫，有的声音很粗，有的吱吱的。”

孩子出神地听着，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个脸上交织着麻子与